杜预和孔颖达对《左传》的误读举隅

郭 挺 之

杜预注和孔颖达疏对《左传》的断句，不乏错误：有的在后世学者中引起连锁反应，至今未见有人指出；有的虽经后人指出，但近代有人不但不接受，反而以正确意见为误。本文先用正确标点引出误读之句及有关上下文，然后阐述鄙见。

一、公筑台，临党氏，见孟任，从之。bi而以夫人言，许之。割臂盟公。《庄公三十二年》

这些话由于杜预的一处误读，千余年来一直被人们所误解。《说文》解释“bi”字引“春秋传曰：‘bi门而与之言’。”引语和传文“bi而以夫人言”文字虽不尽同，但意义无殊。以彼证此，传文的“而”是结构助词，所以“bi”字不能单独成句，是孟任以求立为夫人向庄公言。段玉裁把一句看成两句，注道：“bi为句，谓孟任不从也；而以夫人言，谓庄公以立为夫人为辞也。”他未理解传文，不免移花接木。而段氏之误，源于杜注之误读。杜在“bi”下注“孟任党氏女，bi不从公。”但孟任不是真心不从公，而是地位较低，怕轻易和庄公发生关系之后被抛弃，所以趁此时提出立她为夫人的要求，闭门只是争取渴望发生关系的庄公答应的手段，而下文割臂盟公说明她很愿意。用于“而”前的“bi”是状语，“与之言”是与庄公言，是孟任的讨价还价。除了上面所说的误读，杜预又在“而以夫人言许之”下

注，许以为文人，勉强合两读为一读，文字不大通顺，但无疑是认为庄公许立孟任为夫人。明末的顾炎武又把七字分为两读，虽然正确，但说前五字是庄公答应立他为夫人，“许之”也就被误解为“孟任许公”。所以段玉裁在五字后注上错误的话，显然是受了顾著《左传杜解补正》的影响。他虽未引“许之”并未解释，自然也认为是孟任许公。但《史记·鲁世家》却说：“初，庄公筑台临党氏，见孟女，说而爱之，许立为夫人。割臂以盟。”这明明白白是说庄公答应立孟任为夫人啊。

二、宋桓公逆诸河，宵济卫之遗民七百有三十人，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，立戴公以庐于漕。《闵公二年》

因杜预在“宵济”后注“夜渡畏狄”四字，后人相沿以二字为句。下文与上文割裂，意思便暧昧。杜预没有看清这里的“济”字是使动用法，下文是它的宾语，和《孟子》言子产“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”的“济”字用法一样。当时狄人杀了卫懿公，追逐逃亡的卫人到黄江北岸。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，如果宋桓公不指挥手下人准备舟楫等渡河的工具，被狄人追逐的卫国遗民很难渡过黄河。“宵济”的主语是宋桓公，但由于杜预在“济”下断句，有人译《左传》时便说宋桓公到黄河边迎接遗民，他乘夜渡过黄河。试问《左传》的作者行文精

简，怎么会把宋桓公到黄河迎接遗民和乘夜渡河做两句叙呢？所以，“济”字只有作使动理解才是正确的。宋桓公三字是上面引文中“逆”“济”“益”“立”等谓语的动词的主语。请看韦昭的《国语》注：“……宋桓公逆之河，以卫之余民立立公孙申以寄于曹，是为戴公”。余民不但包括渡河的的人，也包括共滕之民，韦注只用“逆”“立”两个动词，但“以卫之余民”其实概述“宵济七百有三十人”及“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”两件事。韦注是上述《左传》引文的简括叙述，所以根据韦注可以理解传文“济”字的正确用法，同时理解了杜预断句的错误。

上述两处杜预误读的错误，至今还不见有人明确指出。

三、子西曰：“胜如卵，余翼而长之楚国，第我死，令尹司马，非胜而谁？”《哀公十六年》

杜预在“第”下注“言用士之次第”，以“楚国第”三字为读。杜预的理解不合事实，因为楚国新的令尹有时不是死去的前令尹扶植的人，比如继子玉为令尹的蒍吕臣不但不是子玉生前扶植的人，而且是子玉生前痛恨的人。因为他谗毁过子玉。但杜预的误读为武亿所纠正。武亿读“余翼而长之楚国”为句，“第我死”为另一句，符合史实。当胜父楚平王的太子建被杀时，胜在吴国，是子西把他召回楚国并使他处于与吴国交界的楚地的，这些都载在《左传》；“第”训“但”，亦无可非议。但周秉钧在他的《古汉语纲要》中介绍杨树达的另一种读法：以“余翼而长之”五字为句，以“楚国”为另一读，犹言在楚国。杨说可商。因令尹是楚国独有的官名，其他国家也有司马，但楚国的司马多年来是次于令尹的大官，所以令尹、司马并称是楚国独有的。从僖公二十六年令尹成得臣和司马门宜升率师天夔。一百多年来有关祖国人事的记载都毫无例外地体现令尹、司马是楚

国的一、二号大官的特点。既然人人都知道除了楚王以外他们是第一、二号大官，其他国家没有这个制度，就用不着以“楚国”置于“令尹司马，非胜而谁”之前，所以“楚国”二字不能独立为一读。“余翼而长之楚国”为一读，不但不能割裂，而且对下文有提示作用。

上面所述三则是杜预的误读和因纠正杜预的错误而产生的误读；下面要谈孔颖达《正义》对《左传》的误读。

四、亦请南宫万于陈，以赂。陈人使妇人饮之酒，而以犀革裹之。《庄公十二年》

《正义》：“断以赂为句，言用赂请于陈也。”这是以“亦请南宫万于陈以赂”为一句，把“以赂”看做介宾结构。但介词“以”加宾语只用于单纯的述宾结构之后，这里除述语和宾语，还有“于陈”，属于较复杂的述宾结构，要说“以赂”是介宾结构，是错误的。“以赂”另为一读，“赂”是另一句的述语，因下一句有“陈人”，赂的宾语蒙后省了。《先秦汉语研究》所载《孟子》‘以羊易之’‘易之以羊’两种结构类型的对比研究”一文，对介词“以”加宾语只能用于补充说明单纯的述宾结构一点，有所阐述。

五、岂唯寡君举群臣实受其赐，其自唐叔以下实宠嘉之。《昭公三年》

举和与因韵部相同可互相借用。在《墨子》“天下之君子与谓之不祥”这句话中，与假借作举，而上引传文的举却是与的借字，连接“寡君”“群臣”，这样理解才文气通顺。《正义》却说：举亦皆之意，言举朝群臣也。照《正义》的解释，“寡君”二字之后似乎要停顿一下，而“岂唯……其”却不能很好地连结句子。杨伯峻的《春秋左传注》在“寡君”后加逗号，便是根据《正义》。我说“举”是“与”的借字，从《论语》得到证明。《论语》记臧文仲到齐国请余翟曰：“岂唯寡君与二三臣实受君赐，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实永飨而嘉赖之。”与传文结构同，却用“与”，可证传文的“举”是连词，是与的借字。